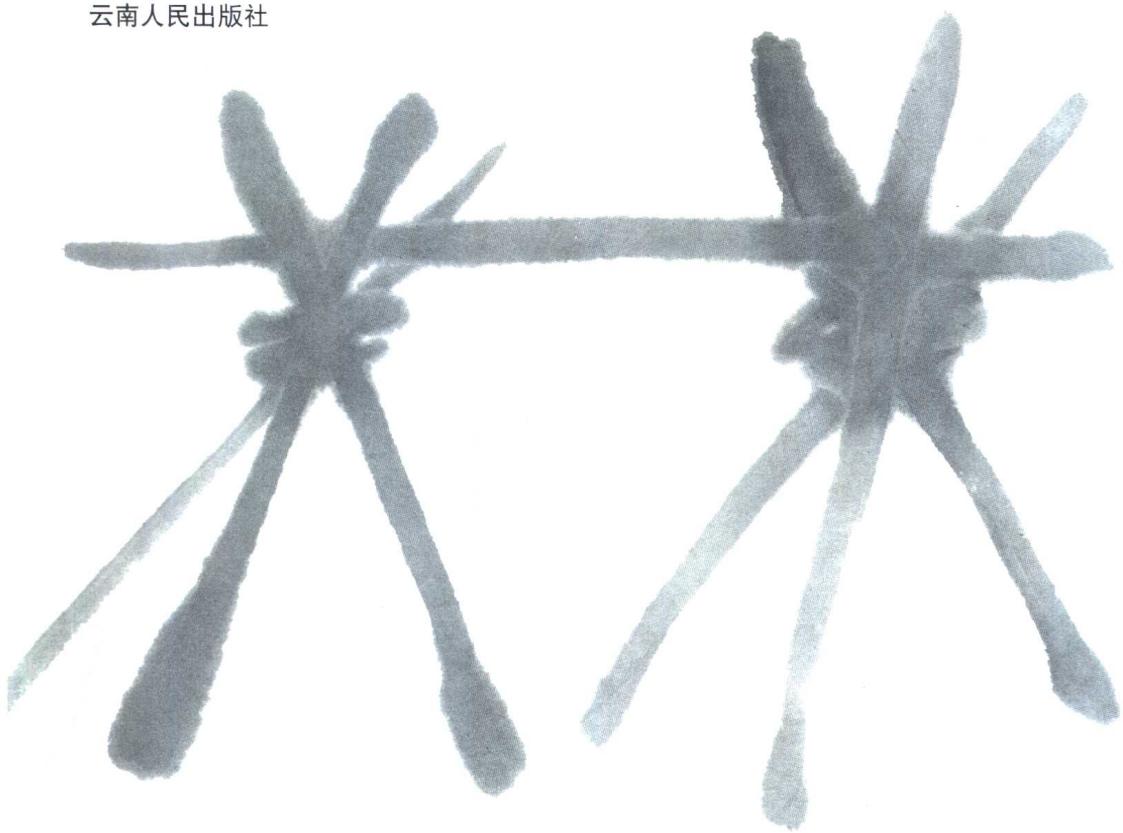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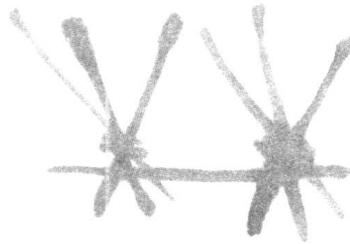
作家与大地丛书

原始之镜

——怒江大峡谷笔记

王坤红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原始之镜

——怒江大峡谷笔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原始之镜：怒江大峡谷笔记/王坤红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10

(作家与大地丛书)

ISBN 7 - 222 - 03224 - X

I . 原… II . 王… III .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7201 号

作家与大地丛书

原始之镜

——怒江大峡谷笔记

王坤红 著

* * *

选题策划 杨世光 刘存沛

开本 850×1168 1/32

责任编辑 海 惠

印张 10.375

封面设计 西 里 鞠洪深

插页

责任印制 洪中丽

字数 222 千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五华区教委印刷厂印装

2001 年 10 月第一版

200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 - 222 - 03224 - X/I·881

定价：14.00 元

作家与大地丛书

山鬼留言——一个人与一座山	黄 炀 著
古摇篮——从紫溪山到金沙江	汤世杰 著
人类的双面书架——高黎贡山解读	范 稳 著
原始之镜——怒江大峡谷笔记	王坤红 著
时间之痕——南方丝绸之路旅行笔记	周 勇 著
彩云南现——千古彝文化探秘	吉 成 著
大地雕塑——哈尼梯田文化解读	哥 布 著
拯救神灵——献给发掘和抢救	
《东巴经》的智者们	李 理 著
丽江马帮	木 祥 著
摩梭男女	拉 木 著
东方牛仔 亮	何 真 著

作家与大地丛书

王坤红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开篇	/1
第一章 傈僳族如是说	/36
一、以动物、植物为姓氏的民族	/37
二、迁徙路上的守望者	/47
三、徘徊于阴阳两界的“神判”王国	/66
四、日常生活档案	/94
五、服饰	/103
六、两性方式	/106
第二章 独龙族的世界	/123
一、背景	/126
二、乌托邦式的家庭公社	/140
三、婚姻方式	/157
四、人——鬼——神之间	/166
五、原始记事	/187
第三章 峡谷的土著民族——怒族	/192
一、根的传记	/192

原始之境

二、丙中洛——神灵崇拜的乡野	/203
三、一个土著社会的生活风格	/227
第四章 家园中的神	/237
第五章 西风吹过	/256
一、十字架的背影	/258
二、在宗教与世俗之间	/264
三、在十字架的两面	/280
四、贡山的天主教	/316
后记	/328



开 篇

在 20 世纪末，人类在物理研究、生物研究的领域里完成了由分子结构向量子结构和基因结构转变的革命，人们梦想的科学神话似乎同时打开了通向天堂和地狱的大门；然而，在即将进入这两道门槛的时候，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人们都在审视将要得到的或将要失去的——是找回曾经丢失的草帽？还是在全球化进程的风暴中变为一粒飘荡的尘埃——这正是从当今的文化思潮传来的多声部回声。我想，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民族群体，其存在的意义就是在这众多的声音中如何坚守住自己的立场；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在天堂或是地狱的大门前迷失。

——作者的话

原始之境

早在 1926 年，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探险队的约瑟夫·洛克一行人就曾对中国的长江、湄公河和怒江进行过考察，他在考察结束后在一篇名为《神奇的原始山谷》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在这几条河流中，萨尔温江（怒江）鲜为人知，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能比中国云南西北部更美呢，这些河流不仅将高原变成了巨大的山脉，而且制造了阴影森森的深谷和无人能进的幽谷……在这个峡谷中，有的路仅有一掌之宽，有的地方只搭着两根木头充当路，走到这儿时，人必须将脚紧紧地贴着悬崖峭壁，用手紧抓住上方的石壁，总之，就像是侧着身子爬行的甲壳类动物那样，但那些怒族人负着沉重的担子仿佛轻而易举就能过去，云南的另一原始部落傈僳族就在这一地区，就像怒族一样，傈僳族也是优秀的猎人，小小的男孩都挎着弓与箭，手上还提着各色各样的猎物，他们是一群温和的丛林人……在我们经过的路上，铁杉下面主要是些藤丛，地表上覆盖着厚厚的苔藓，起伏的路就像蓝白相间的海洋，还有龙胆和火绒草都开得十分鲜艳。在铁杉林的外围是一片片杜鹃，这儿确实是花的海洋，各种花争奇斗艳，空气爽人心脾，阳光明亮辉煌，鸟儿欢歌乱舞，整个世界焕发出勃勃生机，万物都享受着愉悦的生命。视野所及之处是从北到南绵延无尽的山脉，而就在我脚下分散的鹿丁村（怒江丙中洛一带）如同笼罩在一片晨雾之中……我们的四周都是雄伟之景，奇特宏伟的山脉、古怪神秘而不为人知的深渊、奔腾的大河、以及住在峡谷山岭中的神秘部落，这一切组成难以抵



远眺怒江峡谷

挡的诱惑……”

我不知道这个美国探险队是不是第一例进入怒江的外国人，但是约瑟夫·洛克的文章却带给人们一种对东方梦境的发现与神往。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滇西北横断山脉纵谷地带。由于特殊的地理构造，这里的气候、生物等自然环境形成了明显的垂直分布规律，它跨越了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高山苔原带等七个气候带，被称之为世界第二大峡谷。它因其山高谷深、地势复杂、历经地质史上的重大变故而成为众多生物的避

原始之境



视野所及之处是从北到南绵延无尽的山脉

难所，这里珍藏着罕见的多种植物，著名的高黎贡山北段山脉垂直的高度可达 5128 米，它的一面山坡如同一个大的循环，囊括了七个气候带的所有植被景观，在地质学家看来，它是古生界寒武系至二迭系七个时代的地层。对我来说，这里从内涵到外观是宇宙间大跨度的拼合，我以为，人们对不同地区的生活方式和对当地文化、自然、历史、民族、宗教的研究，其最大的意义就是挖掘认识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它是人类丰富自身文明的重要资源；所以，怒江之于我一直并存着两个世界：空间的世界和时间的世界。

在第一个世界里，怒江的自然奇观以奇、雄、秀、险

称著，它笼罩在一片深不可测的神秘气氛之中，这是一个由传说和神话构成的超现实的精神世界；而在另一个有时间记载的世界里，它最早的历史是从两汉魏晋时期开始，分属益州郡。到了唐宋时期，高黎贡山一带被封为西岳，还设有节度使；明王朝建立以后，云南广泛推行的是土司制度，怒江也不例外，公元 1384 年，兰坪、碧江等地属白族罗氏土司管辖的丽江府，而泸水、贡山一带分属于云龙土知州和永昌府管辖。

伴随着这源远流长的历史，这里居住着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普米族、白族、彝族、纳西族、藏族、汉族、傣族、回族、景颇族等 12 种民族。

据历史记载，19 世纪初叶，西藏察隅县的米空喇嘛从维西康普土司手中取得了对丙中洛、独龙江的统治权，应该说从这一时候起，奴隶制的雏形开始渐渐形成。它的社会形态与其它的奴隶制方式有所区别的是，怒江地区的奴隶主往往是寺院里的喇嘛，其统治方式是以宗教的手段来实施的；比如，米空喇嘛每年除向这个地区的独龙族、怒族收取“超度费”外，还要他们供应“神翁”到这一地区打猎的口粮。19 世纪末叶，是怒江奴隶制发展的鼎盛时期，各路土司渐渐从喇嘛手中争得了统治权，于是，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成了奴隶主疯狂的掠夺对象，他们征收钱粮，甚至还征收鸡、猪、牛、狗税和人的耳朵税和鼻子税等……较为典型的是，由于独龙江一带十多个村寨经常受掠，他们只好躲进深山老林靠打猎为生。我在采访中得知，迄今为止，独龙族人口仅四千人左右，其生存的环境完全依赖于原始的刀耕火种，由于气候方面的因素，他们很难从耕作的土地上获得维持正常生活的粮食，这也是造成独龙族

原始之境

人口锐减的原因；解放后，尽管政府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希望他们迁移到外面的世界，可独龙人依然我行我素地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保持着自己独有的生活状态，为此，直到今天，当地的政府每年都要组织马帮将所需的粮食和日常生活用品驮运进去，以维系那里的生存。也许，很多人都会像我一样地疑惑：他们为什么不迁往别的地方而非要固守在那里？尤其是在沿途看见一队又一队的马帮，他们那疲惫的马匹驮着沉重的货物，年复一年地在高山峡谷中穿行；在赶马人中，有幼小的孩子和上了年纪的老爷爷，他们披着塑料雨衣，腰间挂着酒壶，缓缓蠕动在漫无尽头的驮运路上，有的马匹，由于不堪重负，背上的毛已经磨秃，皮肉早已溃烂，可它们仿佛是一群天国之畜默默地前行着；偶尔，空荡荡的深谷会传来一阵阵此起彼伏、断断续续的旋律，那是赶马人在唱：

作家 6
九条江的神帮我们捞石
七条河的神帮我们取石
雨神帮我们捞石
雪神帮我们取石
把雪水灌进手心
.....
叫他手上的皮像树皮一样脱掉
像芋头一样削掉
像包米花一样发泡
把他的手变成明晃晃的松明子
麻杆杆
走啊走啊 兄弟



高山马帮

7

.....

歌声苍凉高亢，歌词中有的时候是古老的祭歌，有的时候是情歌，但多半是即兴随口而出的天籁之声。多少年来，他们在来来回回的路上就是这样来来回回地重复着同样的艰辛同样的寂寞，天地之间，赶马人身上的酒壶已成为他们灵魂的一部分，酒和歌唱是寂寞路上最丰富的馈赠，我想他们此刻的精神状态或许已进入到非现实的另一个空间，在看不到人而听得到声音的山谷中，我的眼前总是晃动着他们灰黄苍茫的背影，在这里，大自然与人仿佛共同

原始之境



马帮里的爷爷和孙子

构筑了一个神秘的超现实的存在，这种不可知的命运感和纵深感是峡谷独有的，只是任何人都很难解释清楚，它究竟为什么是以这样的形式保留下来。

怒江大峡谷总面积为 14703 平方公里。它的东与西，其最大横距为 153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为 320 公里，在自然地理方面，它名副其实地成为山之巅、水之源，是云南省西部重要的边防屏障。其地貌的形成是内外应力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发展过程的反映，而两大板块的结合——断块隆起的山地与断陷沉降的河谷盆地相间分布，怒江断裂系包括怒江主断裂、独龙江大断裂，怒江主断裂长达数千公里。

有资料表明，自第四纪以来，由于地壳的相互碰撞，使得高原在内应力作用下不断抬升，同时，河流也强烈地下切。据说，迄今为止，印度洋板块仍向欧亚板块继续运动，而高原的山脉还在缓缓隆起，所以，峡谷两岸地势陡峭、江河纵横切割，常有冰雪崩塌溶化、泥石流下泻，有许多雄关要口、奇峰异石、飞流瀑布，它地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南延部分；与青藏高原有所区别的是，这里江河纵横，除三江外，全州有大小河 59 条，然而，伴随着这些激流险滩，云岭各支脉群峰峥嵘、纵横绵延、威武雄伟，郁郁苍苍的横断山是怒江州地貌的特征，山谷间最大的高差是 4408 米，那坚实博大的气魄构造了闻名于世的高山峡谷奇观。

整个自治州由泸水县、福贡县、兰坪县和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构成。它北接西藏自治区察隅县，东连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德钦县、维西县和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剑川县、云龙县，在它的南边是保山地区的保山市和腾冲县，西边又与缅甸联邦共和国为邻，国境线长达 449 公里。由于怒江与缅甸北部的毗连较为复杂，历史上两国间一直未定边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两国于 1960 年才签定了《中缅边境条约》，并于 1961 年 6 月 4 日将原英帝国主义侵占的片马、古浪、岗房等地归还给中国。

俯视怒江州的地域，从东到西有澜沧江、怒江、独龙江，地势北高南低。由于怒江州为滇西第一大横断山脉，这里层峦叠嶂，延绵不断的山峦囊括了云岭山、碧罗雪山、高黎贡山和但旦力卡山；这庞大的气势形成了澜沧江、碧罗雪山、怒江、高黎贡山、但旦力卡山等“三江四山”的地形，而长达 316 公里的怒江峡谷两岸，平均深度约 2000

米，这些江河大山以其陡峭和险峻的地势纵贯全境。有地质部门的资料统计，4000米以上的山峰多达40余座，最高峰为高黎贡山的楚鹿腊卡峰，海拔为4649米，山顶上终年积雪，长达3公里的现代悬冰川，冰舌前沿下伸到海拔4000米处。正是这极为特殊的地理环境，怒江峡谷便有了“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立体气候。在山坡及低洼地带，这里的植被、景色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放眼望去，形态各异的奇花异草在山谷间争奇斗艳。据统计，其花卉的种类就有356种之多，仅兰花就多达百种以上，是东南亚地区兰花品种最为丰富的产地。与此同时，两岸的森林郁郁葱葱、轰轰烈烈、浩浩荡荡，一直延伸和覆盖了山脉的尽头。在人迹罕至的高海拔区域，生长着具有古生态特征的红豆杉、榧木、楠木、香樟等名贵树种和药材。同时，这里的矿产资源十分丰富，铅、锌、铜、锡是主要金属矿藏，而分布在福贡、泸水、贡山等地的石种以五彩斑斓的色泽勾勒出大自然的瑰丽，其中，汉白玉、羊脂玉、雪里翠、贡翠形成了一道道风景线，它好像是在告诉世人：自然与文化的吻合是一种必然。譬如，自西向东的但旦力卡山，它隆起的断块高达近4000米左右，而独龙江河谷的海拔只在720至1600米之间，该区域立体气候明显，泥石流广布，常发生山崩、滑坡，可耕作面积也十分稀少，由此，封闭式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这里的主要特征，再加上自然灾害的频繁，使得生活在独龙江一带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原始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它的文化形态也表现为万物皆神、神无处不在的殷切希冀中。与现代文明迥然不同的是，人的存在不是宇宙间惟一的主体，它往往隐匿于自然界，透过这一带的神话传说，我发现，沉默寡言矗立于风雨之中的石头是